

全译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HIJI WENXUE MINGZHU DIJIAN CAI  
QUANYI TUHUA BEN

# 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上

就是那样的饥饿和疲惫。想到还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就是勇气告诉我我头天夜里就什么也没吃过了，再说如果谁允许我买点吃的我会对他非常感激。他回答说，最好别吃。我看到他停了下来打量我。他考虑了一小会儿后就带我去看住在不远处的一位老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买点面包或其它什么有益天资的食品。然后在那老人家吃早餐。在那儿我们还喝到啤酒呢。



[英] 狄更斯 著  
石定乐 石定柔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狄更斯著 石定乐 石定柔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54-5716-5

I.大… II.①狄… ②石…③石…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377号

责任编辑:阮珍

责任校对:陈琪

美术编辑: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29.25 插页:4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700千字

---

定价:50.00元(上下册)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 第一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 第二章 我对早年的回忆
- 第三章 我家有了变化
- 第四章 我蒙受了屈辱
- 第五章 我被打发离开了家
- 第六章 我扩大了我的相识圈子
-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校读书
- 第八章 我的假日
- 第九章 一个难忘的生日
- 第十章 我受到冷落，我成了孤儿
-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 第十二章 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生活，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 第十三章 我决心走下去
- 第十四章 姨奶奶对我的安排做了决定
- 第十五章 我重新开始
- 第十六章 我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学生
- 第十七章 某个人出现了
- 第十八章 回想
- 第十九章 我观察身边的事并有所发现
- 第二十章 斯梯福兹的家
- 第二十一章 小爱米丽
- 第二十二章 一些旧场景，一些新人物
- 第二十三章 我证实了狄克先生所言并选定了一种职业
- 第二十四章 我第一次放荡
- 第二十五章 吉祥天使和凶神
- 第二十六章 我堕入了情网
-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 第二十九章 再访斯梯福兹家
- 第三十章 一种损失
- 第三十一章 一种更大的损失
- 第三十二章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 第三十三章 快乐时光
- 第三十四章 吃惊的消息
- 第三十五章 受挫
- 第三十六章 我满怀豪情
- 第三十七章 一点冷水
- 第三十八章 散伙
- 第三十九章 威克费尔德和希普
- 第四十章 流浪的人儿
-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妈

第四十二章 作恶  
第四十三章 另一种回顾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政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真如我姨奶奶预言的那样  
第四十六章 消息  
第四十七章 马莎  
第四十八章 家务  
第四十九章 我堕入云雾中  
第五十章 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  
第五十一章 将要开始更长的旅行  
第五十二章 我参与了“火山爆发”  
第五十三章 再度回顾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和官司  
第五十五章 飓风  
第五十六章 新伤旧创  
第五十七章 准备移居海外的人  
第五十八章 去国  
第五十九章 归国  
第六十章 爱妮丝  
第六十一章 两个可笑的忏悔人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我行  
第六十三章 一个客人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后记

## 第一章我来到这个世上

让人们明白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别人，这是本书必须做到的。我的传记就从我一来到人间时写起。我记得（正如人们告诉我的那样，而我也对其深信不疑）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12点出生的。据说钟刚敲响，我也哇哇哭出了声，分秒不差哪。

我是在那么一天，又是在那么一个时辰出生的。对此我的保姆和一些大智大慧的女邻居是有个说法的。她们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起就对我投以无比关注了。她们说，我首先嘛，命不好，准多灾多难；其次，则有可以看见鬼魂的本事。她们认定这点：凡是星期五半夜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是不幸的。都具有那种禀赋，这是与生俱来的，男孩女孩都一样。

关于第一点，用不着我说什么了，因为只有我的亲身经历最足以证实那预言是否灵验。关于第二点，我只好说，要么可能是我还是个小毛头时就把那灵气用光了，反正迄今为止我还未体验到。不过，就是没那份灵气我也不会抱怨，如果别的什么人正享用这份灵气，我则衷心祝福他能终生享用。

我出生时带了一层胎膜。后来，这胎膜就以15几尼的低价在报上登广告出售。不知是当时航海的人手头紧，还是人们对这胎膜不存什么信心而宁愿穿软木救生衣，反正只有一个人报过价。这人是和证券经纪人打交道的律师，他报的价是两镑现金，不足部分则以雪梨酒抵偿。哪怕会因此失去永不溺水的风险担保，这人也不肯加一个子。最后只有撤了广告，白出了一笔广告费。说到雪梨酒，我那亲爱的可怜妈妈自己也拿酒去市场上卖呢。十年以后，这胎膜由我们当地的50个人抽彩来决定由谁购买。每个抽彩的人先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则出5先令来买这胎膜。当时我也在场，看到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竟如此让人处置，我心里真不好受，也窘得慌。我记得那彩是让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抽中的。老太太十分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按规定应交的5先令，那全是一个个半便士的硬币，末了也还差两个半便士——虽然人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了很多算术方法向她说明这点，都没产生任何效果。后来，那一带的人好久好久还记得这个了不起的事实：这老太太的确不曾被淹死，而是在92

岁高龄时得意洋洋地在床上咽了气。我听说她平生最得意地挂在嘴边吹嘘的事就是：她只走过一座桥，此外再也不曾在什么水上面走过。在喝茶时（茶可是她极其爱好的东西），她总表示对那些居然要游荡四海的水手和其他这类人的愤怒，她认为这种游荡简直是罪过。如果有人对她说人们正是因这种讨厌的行为才得到一些收获从而得到某些享受——如茶也可算是一种——那也没什么用，她总是更加有力更自信地说：“我们决不游荡。”

我现在也不游来荡去地说了，我要转到我出生说起。

我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就像苏格兰人说的那样是“在那一边”。我是一个遗腹子。爸爸闭上眼六个月后我睁开了眼。就是现在想到他竟从未见过我，我仍然觉得挺蹊跷的。而当回忆朦胧旧事时，更令我觉得奇怪的是，他那块白灰色的墓石竟是我儿时最初产生的联想，每当我们的客厅被火炉烧得暖烘烘，又被烛光照得亮堂堂时，我就对独自躺在黑夜里的父亲无限同情，想到他竟被我们关在门外，我简直觉得残忍不堪。

我父亲的一个姨妈——当然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是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我后面还会谈到她——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能鼓起勇气而提到她时总用后一个称呼，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这人长得漂亮但正如老话说的：“做得漂亮才算漂亮。”他在这一点上就不够漂亮了——因为他大有打过贝西小姐之嫌疑，甚至在一次为日常饭菜争吵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姐从3层楼的窗口抛出去。他这些脾气暴躁的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姐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二人分开了。他拿着那笔本钱去了印度，而且根据我家中一个荒诞的传说，人们看到他在那儿和一个大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可我总觉得，那应当是一个贵妃或是一个贵妃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不管怎么说，十年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来时，我姨奶奶做何感想是无人可知的。和那人一分手，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的未嫁时的姓，并在很远的海边小村里买了间农舍，带了一个仆人去那里过独身生活。人们都知道她是从此要远离红尘了。

我相信她一度很喜爱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妈妈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蜡制的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却知道我妈妈当时还不到

20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官未获得任何印象。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子虚弱，精神不振，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抽屉里有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插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起了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的基督教徒谁也不像她那样举止行事。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致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她使我母亲吃惊不小，所以我一心认为：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谢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驱使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姐说，那特别加重的语气大概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特洛伍德小姐，”来说，“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实际上，自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哭起来。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忙说，“别那样了！行了，行了，行了！”

可我母亲忍不住，一直哭了个够才停下。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却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就算她心存怀疑也不得不照办。她只好照贝西小姐的话做了，由于紧张，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披到脸上来了。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唉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显得十分年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的确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而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还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这时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姐的手并不柔和。可是，当她怀着怯生生的希望向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这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到底是怎么回事。”贝西小姐突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你说的是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

“为什么要叫它鸦巢呢？”贝西小姐说，“叫它厨房要更合适些，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母亲说，“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大声说，“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就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鸟窝。”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居然当我面嘲讽他……”

我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真想打我的姨奶奶。就算我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姨奶奶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一只手就降服她。不过，这场交手在她从椅子上起身时就结束了——她又乖乖坐下，因为她晕了过去。

她恢复知觉后，或是贝西小姐使她恢复知觉后，她发现贝西小姐站在窗前。暮色更浓了，她们已彼此看不清对方。若不是炉火，她们根本就看不见对方了。

“嘿，”贝西小姐回到座位上时说，就像刚才不过随意看了看风景一样，“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母亲艰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快死了，我相信我快死了！”

“不，不，不，”贝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啊，啊，你认为喝茶会对我有好处吗？”母亲叫道，那模样真是可怜极了。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姐说，“不过有些幻觉罢了。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不禁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语，不过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而发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呢。”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重复道，十分忿忿然，“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然后自己又取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用她的姓叫她。”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你的女主人有些不

舒服，别闲着到处蹀躞。”

贝西小姐发号施令那样子俨然像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言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做我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的摆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太惴惴不安，也太软弱胆怯而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渐渐不再摆动了，“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没别的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般配的话——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是的。”

“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咳！可怜的小毛孩！”贝西小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方说在料理家务方面。”贝西小姐道。

“恐怕知道的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西小姐插言道。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无法往下说。

“行了，行了！”贝西小姐又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的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身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过了一阵，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局部炎症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的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

“局部炎症吗，夫人？”

“废话！”姨奶奶说罢又把耳朵塞上了。

齐力普先生这下再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得坐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呢，夫人。”

“呸……！”我姨奶奶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又把自己耳朵像先前那样塞了起来。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了，从职业的观点来看，几乎闭过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那侧耳朵的棉花扯出来后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嘘……！”我姨奶奶只发出这种声音。这种无礼的待遇使齐力普先生觉得绝对忍受不了了。他后来说这简直是存心让他精神崩溃。在人们再来请他之前，他宁愿坐在又黑又当着风口的楼梯上。

第二天，汉姆·皮果提报告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碰巧又在客厅门口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被正激动得踱来踱去的贝西小姐瞥见并一下抓住了，他这下可没法跑掉了。汉姆进过免费的国民学校，对教义问答回答得挺不赖，所以可以算是靠得住的证人。他说，楼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其他声音，当这些声音变得很大时，那女士就一把把他揪住，把他当做供她宣泄过剩的激动的出气筒那样；他说，据此可以推断，那些棉花并不能挡住楼上的声音。他还说，那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一样。女士摇晃他，抓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衣领，塞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他的耳朵和她自己的耳朵一样，还抓他，打他。他自己的姑妈证实他以上所述属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

她刚被释放的时候——看到他，声称他当时和我一样那么红通通。

就算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怀有恶意的话，在那时也不可能了。他刚忙完，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和蔼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我姨奶奶严厉地说。

我姨奶奶这种极其严厉的样子又把齐力普先生吓蒙了。为了让她温和一点，齐力普先生向她微微鞠了一躬，又微笑了一笑。

“天啊，这人到底怎么了？”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话吗？”

“冷静点，夫人，”齐力普先生用他最温和的口气说，“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夫人，冷静吧。”

打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件奇迹——我姨奶奶居然不去摇晃他，不去摇晃他逼他把话说出来。她只对他摇了摇自己的头，不过那模样也让他够怕的了。

“哦，夫人，”齐力普先生感到鼓足了勇气马上说，“非常高兴地祝贺你。一切都好了，夫人，圆满地结束了。”

齐力普先生投入地做了五分钟左右的演说时，我姨奶奶仔细端详他。

“她怎么样？”我姨奶奶抱着双臂问，其中一只胳膊上还挂着她的帽子。

“哦，夫人，她马上就会觉得很舒服了，我希望那样，”齐力普先生说，“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我们能期待的舒服也不过如此。夫人，如果现在要去看她就请去吧，那只会对她有益。”

“她呢？她好吗？”我姨奶奶严厉地问。

齐力普先生的头歪得更厉害了。他看着我姨奶奶样子就像一只乖乖的鸟。

“那个小囡，”我姨奶奶说，“她好吗？”

“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那婴儿是个男孩。”

我姨奶奶二话没说，拿起帽带好像拿着一个投石器似的对着齐力普先生头部瞄了一会，然后把帽子朝自己头上歪扣上，便一去不返了。她像一个失望的仙女那样消失了。或者说像人人都认为我有本事看得见的鬼魂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她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我睡在我的摇篮里，我母亲睡在她的床上，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则永远留在了那片梦想和幻想的地方，那片我不久前还游历过的广袤区域。照在我们卧室窗户上的光亮也照在这世间过客最后安息的地方，也照在那不属于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残灰尘土上。

## 第二章我对早年的回忆

当我回忆幼年混沌岁月时，首先清晰地浮现在脑前的便是我母亲，我那长着一头秀发、模样年轻的母亲，还有没模没样的皮果提。皮果提的眼睛真是黑，以致她眼周围的那部分脸色也发暗，她的双颊和双臂硬邦邦而又红彤彤，我常为鸟们不来啄她而去啄苹果而感到奇怪。

我相信我记得这两人在相隔不远处跪下或俯下身来，在我眼里她们就变得小矮人一样了，然后我摇摇摆摆从这一个走到另一个身边。我还往往分不清这是印象还是记忆——皮果提常把她那被针线活磨得粗糙了的食指点触我，那食指给我的触觉就像磨小豆蔻的擦子一样。

也许这只是幻觉，虽说我相信我们的记忆力能回到比我们许多人以为的要早得多的岁月，正如我相信许多幼儿的观察力之切近和准确令人赞叹不已那样。说实在的，有许多成年人在这些方面亦可称卓越非凡，与其说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不如说他们还没有失去这种能力。同样，我较全面地观察了那些一直保持着朝气活力、宽厚之心和达观心情的人后，更觉得这也是他们经过童年后仍保存下的一种财富。

停下来光说这个，我怀疑我自己也在“游荡”了。可我得说，这些结论部分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上的。如果在这个故事里写下的什么能表明我是一个观察敏锐的孩子，或是一个对童年生活记忆深刻的成人，无疑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拥有这两种特性。

回顾一片混沌的幼年，居于那些纷纭杂乱之上而涌现眼前的是我母亲和皮果提。我还记得些什么别的呢？让我记记看。

云雾中出现的是我们的房子，在我看来，并不新，但非常熟悉，还是早年记忆中的那样。第一层是皮果提的厨房，厨房门通向后院。后院中央有一杆儿直立，杆上有个鸽屋，但里面并没有住什么鸽子；院子一角有个狗窝，但里面也没有什么狗；一群在我看来个头高得可怕的家禽总是趾高气扬、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有一只公鸡总要飞到柱子顶上去打鸣，每当我从厨房窗子朝它看时，它似乎格外注意我，它的样子凶猛极了，吓得我发抖。院门边有一群鹅，我每次走过那里时，它们就伸

长脖子摇摇摆摆地追我，结果正像被野兽困住过的人会梦见狮子一样，我在夜里也梦见这些鹅。

有一条长廊，在我看来真是幽幽深长！它从皮果提的厨房一直通到前门。一间黑洞洞的储藏室就对着它开了个门，那可是一个在夜里经过时非跑着过去的地方，因为如果没有人拿着盏光线微弱的灯站在那里，我就弄不清从那些桶桶罐罐和旧茶叶盒后面会有什么钻出来。从那门里飘出一股又湿又霉的气味，有肥皂味、泡菜味、胡椒味、蜡烛味、咖啡味，全混在一起。再就是两间客厅，一间是我们——我母亲，我，还有皮果提；因为皮果提干完一天活后，我们也没什么客人时，她就是我们真正的伙伴——晚上坐的客厅，另一间是我们星期天坐的那间最好的客厅，后者很气派，但并不怎么舒服，我总觉得那间屋挺凄惨的，因为皮果提曾告诉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显然是很久很久以前——关于我父亲的丧事，还说到穿黑外套的那些人。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那屋里，我母亲向我和皮果提读有关那拉撒路人如何从死人里复活，我听了怕得要命，以致她们后来不得不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把卧室窗外那片安静的坟地指给我看。在肃穆的月光下，死者都安息在那里呢。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能有墓地那些青草一半绿。没有什么比得上那里的树一半荫凉，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里的墓碑一半安静。清早，我跪在母亲卧室里那个小套间的小床上向外看去，可以看到羊儿在那里吃草，还看见日晷上闪着红光。于是我就想：会不会是日晷因为又能报时了而快乐了呢？

我们在教堂的座位在这里。多高的凳背呀！附近有扇窗，从那窗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房子。早上做礼拜时，皮果提要多次朝我们的房子看，她总要尽可能地明确知道我们那房子没遭抢劫，也没发生火灾。虽说皮果提自己的眼睛向四处看，可我的眼向四处看她就不高兴。我站在座位上时，她就朝我皱眉头，示意要我看着那牧师。可我不能老看着他呀——他就是不穿着那白色的劳什子我也认得出他来，我还怕他会为我老看着他而奇怪呢，说不定他会停下讲道来问我——那我干什么好呢？打呵欠是很要不得的，可我总得干点什么啊。我看看母亲，她却装着没看见我。我朝过道里一个小男孩看去，他对我做个鬼脸。我朝穿过前廊从打开的门照进的阳光看去，竟看见了一头迷路的羊——我说的不是罪人，而是有羊肉的羊——这羊有那么